

太平治蹟統類

太平清話類

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十四

宋彭百川撰

元祐黨事本末下

元祐八年十一月先是呂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要范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用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謂純仁曰豈以畏常言公邪蘇轍時在旁因誦畏彈文純仁曰純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預聞遂固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爲禮部侍郎純仁恐傷大防意不復爭畏尋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卽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盡知其詳其姓

名密以聞畏卽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
各加品題且密奏書萬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
召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焉

十二月己未權給事中吳安詩言章惇除資政殿學士差遣
依舊所有錄黃未訖書讀行下詔依前降指揮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戶部尙書李清臣守尙書侍郎兵部尙
書鄧溫伯守尙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伯溫和之 乙亥呂
大防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位宰相踰六年羣
怨交歸及宣仁聖烈后祔廟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
大朋黨因疏神宗所簡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
大防亦求去位上亟從之

三月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言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今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見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奏入不報 轍言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政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立政事見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閒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大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議者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

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共商議見其可行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恩恩爲此則天下之幸也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溫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奏謂機事不可宣於外謂祕而不出今乃對眾開陳但以漢武帝事上比先帝引諭甚失當轍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權酤均輸之法其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轍舉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舉笏謝純仁曰公

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曰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聖慈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少寬刑誅持賜屏逐以允公議詔蘇轍除端明殿學士知汝州吳安詩以行蘇轍制詞不當罷起居郎

夏四月左朝散郎張商英爲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爲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四路轉運副使又徙淮南踰五年不復召於是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嘗奏疏論風俗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風俗大志朱集神靈在天宣仁聖烈太后保佑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

非蠱起阿諛附會一旦烏合或上叛君親之恩或下背師友之訓或小合傳緘白晝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門或苞苴結私第之歡或伏地修門生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詐交興川洛異黨秦汶分朋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雖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架造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納閹抱持其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滅門臣愚欲願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勵揭之朝堂風示四方庶幾薄惡之風浸息醇釀之化中孚易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其在茲時乎庚戌曾布爲翰林學士蔡京權戶部尙書黃履爲龍圖閣直學士 壬子御史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作誥詞語涉

譏訕望劾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臣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所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忿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制詔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居洛如屈之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詔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中書舍人蔡卞所草也 范純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罷免朝廷之事不合與聞然有未盡之誠上覲少裨聖聽竊見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誥詞言涉詛謗伏緣

熙寧法度出於諫議之臣又州縣奉行之際多有過當軾因行辭之際遂至過詆惠卿令臺章覽歸先朝於事體不便況今來言者多是垂簾時擢居言路之臣當事畏避不卽納忠今日觀望始有彈奏若便施行其說亦恐玷垂簾之明聖妨陛下純孝之至德高士敦昔在成都曾有犯罪來之邵曾任本路監司略無舉發及至太皇上仙高士敦特旨改官來之邵方以前事彈奏又蘇轍方執政時曾爲人所彈擊言者尋皆黜謫當時臺諫略不辨明及蘇轍得罪便云所謫太近吐剛茹柔率多此類使朝廷賞罰過中莫不由此又言呂惠卿上謫時李清臣方爲左丞若言涉訕謗清臣豈肯書誥行出今舊臣惟有清臣在此更乞詢訪不聽 范祖禹爲龍圖閣

直學士知陝州先是祖禹屢請補外上曰不須入文字執政
官有關明日蘇轍責改知州祖禹再上章請郡不許蓋上
意欲以祖禹代轍也既而沮之者甚眾祖禹亦固求出乃有
是命 虞策言蘇軾罰未當罪詔軾降充左丞議郎

閏四月戊寅新差提舉荆南湖路常平茹東濟仍舊通判滄
州言者論東濟常露劉摯私簡以示楊畏險薄無行人所不
齒故也 甲申安燾轉一官爲門下侍郎乙酉呂惠卿知蘇
州劉拯言宣仁常謂宰相曰編修實錄官毋任先朝曾責降
者蓋慮謗書一成不可追改也是時權臣擅政雖差鄧溫伯
陸佃林希曾肇以應宣諭已而遂去以呂公著之壻司馬光
之門人范祖禹蘇軾之門人張耒秦觀代之至於呂公著常

平法失天下心若韓琦因人心如趙鞅舉甲以除君側惡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先帝慮其誣忠以脅君也令詞臣明言其故黜知潁州聞公著提舉實錄曰謂無此語令史官改之請重審閱其閒書不以實輒移易增減情涉誣詆以聞乞重行黜責以正國典從之 又言蘇軾敢以私忿形於詔誥中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憤其誣詆之甚上書言之旋被遣斥以死秦觀浮薄小人影附於軾前請軾之罪褫觀職任以示天下後世詔蘇軾合敘復曰不得與敘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務 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竊見宰相呂大防天姿強很懷邪迷國常與御史中丞蘇轍陰相依附同惡相濟伏願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斷特加

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惡判別忠邪以正綱紀然後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國家先務惟陛下留神采擇

五月章惇請責棄地議臣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几十一人張商英請責降合祭議臣章惇擅政惡聞上官均異論罷其言職 己未侍郎楊畏爲吏部侍郎呂大防旣超遷畏禮部侍郎畏知大防當去章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橫者惇妻之姪也惇方喪其妻橫往弔畏先託橫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並逐大防及轍二人覺知遽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爲公闢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閒畏自陳述語多質大防有直省官聞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詔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

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遷畏吏部

六月御史黃履言呂大防劉摯梁燾當垂簾日俱爲柄臣燾先鼓唱邪言吳居厚繼陳詩注劉安世等遂共攻之執政旣主於中仍投蔡確嶺外累遇恩沛不令生還家有慈親終不得見死非其罪中外憤歎自陛下躬臨機務洞照姦誣寢復確官於泉壤竊謂遭橫逆者旣伸忠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顯黜以允公議 左司諫翟思言自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誣竄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至今未聞施行竊以治道莫要於辨忠邪莫先於明賞罰忠雖見賞而邪不加罰則無以消服姦慝望出睿斷以慰公議 左正言上官均言近具劄子論奏前宰相呂大防蘇轍擅操國柄不畏公議引

用柔邪之臣如季之純擢爲御史中丞楊畏虞策來之邵等皆任爲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嗜利無恥其所彈擊者皆受呂大防蘇轍密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竊覩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權柄其大防轍黨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楊畏等六人尙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陛下考察呂大防蘇轍擅權欺君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害正趨時反覆之惡譴責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 右正言張商英言先皇帝盛德大業超絕今古而厭代之後司馬光呂大防呂公著劉摯等援引朋黨以行譏議至如罷免役法則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詔求直言則專賞訕謗之人置訴理雪罪犯則畫自熙寧元年以後棄渠陽州縣則甘言猥語無所不至凡詳定局之

所建明中書省之所勘會戶部之所行遣言官之所論列詞
臣之所告命指摘抉剔鄙薄嗤笑當垂簾之際內臣之得志
者翦除陛下羽翼於內執政之用事者擊逐陛下股肱於外
天下之勢殆哉岌岌乎望陛下三省禁中檢會前後章疏付
臣看詳簽貼奏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 張商英辨
呂惠卿蔡確之冤劉拯請復蔡確官從之又言呂大防八罪
詔呂大防降知隨州 侍御史來之邵言先皇帝熙寧初屬
任宰相王安石造立法度以惠澤天下後世司馬光入持政
柄擢劉摯爲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引在言路結成黨羽宰
相自確而下盡力排逐先帝顧命大臣去之略盡而陛下孤
立於上矣先朝法度次第廢革先帝二十年積功累行爲之

一空矣以先朝賞罰爲不中理則悉聽訴理劉摯罪無輕重率從原減由是先帝擢用之人往往閑廢而光之黨分布中外矣以先帝財用爲得之非義則凡市易貨緡不以本息一切捐放而河北積米九百萬斛一日散之幾盡凡此者出於司馬光之意而假以劉摯王巖叟朱光庭之言方是時先帝陵土未乾而光等更唱迭和剗革埽除忠臣義士熟視而吞聲無敢誰何光與巖叟光庭相繼死亡劉摯未殄滅者此實天所以遺陛下今劉摯尙以觀文殿學士外領藩鎮久稽天誅士論斯鬱望暴摯之罪明正典刑上以伸先帝之志下以塞搢紳之望劉摯落學士知黃州御史周秩言摯責怒故也蘇轍降知袁州軾惠州安置御史來之邵言軾譏斥先朝